

陣綫報

語錄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石河東

401 期 20-9-1970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識破“聯合政府”的陰謀 走武裝奪權的道路

北加里曼丹《解放報》社論

由拉赫曼——拉扎克法西斯傀儡集團一手導演的砂拉越直接選舉醜劇，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胡鬧後，終於在七月四日收盤了。儘管傀儡當局在這次選舉中費盡了心機，玩盡了臭步，但是，選舉的結果顯示，就連保守黨也算在內吧，砂拉越聯盟（土著黨和砂華）在這次選舉中所擄得的席位，仍然不能湊足組成傀儡政府的“法定數目”，因此，形成了朝野各黨之間為了爭坐傀儡政府寶座而互相拼命拉攏收買，你爭我奪的混戰局面。

就在這個大家互相堅持不下的時候，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是，曾經一度標榜過“反帝、反殖、反‘大馬’”、而現在是大大褪了色的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的某些主要領導人，為了換取一官半職，竟然在沒有經過該黨的合法和正當手續的情況下，悍然在七月七日決定同極端反動的砂盟拼湊一個以耶谷為首的所謂“多元民族性”的“砂拉越聯合政府”。儘管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當局在參加所謂“聯合政府”的時候，口口聲聲說只是和土著黨合作，並不是“參加聯盟”或“與聯盟組織政府”，但是事隔不過兩三天，砂盟的另外兩個成員黨——保守黨和砂華都先後宣布全力支持這個所謂“聯合政府”。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當局的這一突然舉動，引起了該黨廣大黨員和砂拉越各界人士的驚異和關注。

砂拉越聯盟究竟是一群什麼貨色，這早已經是臭名昭著，成為砂拉越各民族人民所不齒的狗屎堆。它們是砂拉越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表，為英帝國主義和馬來亞的拉赫曼——拉扎克傀儡政權所長期養和扶持。正

是它們，無恥地出賣民族利益，把祖國的大好山河和豐富資源雙手奉送給外國佔領者；也正是它們，仗着後台老板的撐腰，兇惡地騎在砂拉越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對砂拉越各民族人民進行肆無忌憚的壓迫和剝削。砂拉越各民族人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它們上台的七年來，從“新村”的建立，監牢的爆滿，“戒嚴”的到處實施，軍警的抓殺奸淫搶劫，到數不清的苛捐雜稅，物價的一再上漲，土產價格一跌再跌，民族工商業的萎縮不振，農村的日趨破產，工人失業隊伍的日益擴大，再到民族文化教育的飽受壓制、摧殘、民族關係日趨緊張化等等，這一切的一切，有那一處沒有砂拉越聯盟反動派的一分罪惡，又有那一處沒有留下砂拉越聯盟反動派的血腥的魔爪。它們是一伙極端卑鄙無恥的、罪惡累累的吸血魔和賣國賊，是英帝國主義和馬來亞反動派的忠實走狗和爪牙。而在這一伙走狗和爪牙中，土著黨及其頭目耶谷、泰伊之流更是拉赫曼——拉扎克的親信和寵兒，是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的最得力鼓吹者和執行者。它們是砂拉越和北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敵，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打倒和消滅的對象之一。

但是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作為一個號稱“有人民群眾基礎”的所

謂“左翼政黨”——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的某些主要領導人，為了換取一官半職，竟然一頭栽進砂拉越聯盟反動集團的懷抱里和這一伙賣國賊同流合污，搞起什麼“聯合政府”來了。這是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某些主要領導人對該黨固有立場和宗旨的背叛，是對該黨廣大黨員和支持者的背信棄義行為。儘管人民聯合黨當局作賊心虛，為自己的這一魯莽舉動和背信棄義行為找了許多借口，說什麼許多好話，聲稱該黨和聯盟合伙組織所謂“聯合政府”，“完全是為了本州的利益”，是在“維護各民族和諧之前提下，有條件地接受參政的建議”，吹噓這個所謂“聯合政府”是什麼“名符其實的多元民族性的”，是“真正、有效率 and 公正的”，還假惺惺地保證“決不會改變有益於國家和人民事業的堅定立場”，“決不願作出任何背叛人民利益的勾當”，並將“促使競選宣言中臚列的各項問題逐步的實現或合理的解決”云云，但是謊言畢竟是謊言，事實到底是事實，聯合黨當局的這些口頭或文字上的東西，是根本經不起事實的駁斥的，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自欺欺人的。聯合黨當局厚着臉皮一味進行狡辯的結果，只能是“欲蓋彌彰”進一步暴露出他們叛黨叛民、背信棄義的嘴臉。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在歷史上曾有過反帝反殖反“大馬”的光榮鬥爭傳統，為砂拉越的反帝反殖反“大馬”，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作出（轉入第三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中國人民在毛主席 “團結起來 爭取更大的勝利” 的偉大號召下不斷取得輝煌成就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社論——

〔馬來亞革命之聲十三日廣播〕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八月廿三日開幕，於九月六日勝利閉幕。自從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九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偉大號召下，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的指引下，在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任務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大力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深入開展鬥批修運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打擊帝、修、反以及支援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革命的鬥爭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一年多來，無論是在發展工農業生產以及加強國防力量方面，或者是在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方面，中國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都取得了一系列振奮人心的成就。這一切輝煌的成就，使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使世界革命的中心和根基地——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空前強大。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世界範圍內的空前普及，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深遠影響，促進了世界革命的蓬勃發展。

一年多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有利於各國人民的革命而不利於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主席五月廿日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莊嚴聲明，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反帝鬥爭綱領。這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文獻，進一步促進了世界人民反帝鬥爭的新高潮。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幾個月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論斷。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不斷獲得新勝利。東南亞各國人民革命武裝鬥爭不斷發展，反對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怒火熊熊燃燒。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英勇堅持武裝鬥爭，反對美帝和蘇修的詭詐和欺騙

。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不斷壯大，以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為旗手的反美統一戰綫，正在迅速鞏固和擴大。帝、修、反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会，就是在大好的革命形勢之下舉行的。馬來亞人民對中國人民一年多來的

新勝利，以及這次全會的巨大成就感到歡欣鼓舞，我們相信，這次全國必將促進中國人民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的掀起，必將進一步推動世界人民反帝鬥爭的發展。馬來亞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將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同偉大的中國人民、東南亞和世界人民一道，把反對帝、修、反的鬥爭進行到底！

剝去帝國主義走狗的偽裝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十三日廣播〕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拉扎克和李光耀在他們的主子的指使下，最近又披上“不結盟”的外衣，到魯沙卡進行卑鄙的活動。

在國際事務中，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一貫充當帝國主義的走卒；它們公開支持美英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亞洲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

它們要求美英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馬來亞及亞洲其他國家建立軍事基地，駐紮軍隊，鎮壓亞洲各國人民革命運動，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用它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維持這個地區的穩定和信心，避免發生在越南的軍情——恐怖主義、顛覆和共產黨叛亂，蔓延到星加坡、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因此，李光耀集團替美帝侵略越南的僕從軍製造M——6步槍，為美帝在印度支那戰場的飛機、坦克和其他軍用車輛提供石油和修理美帝軍艦。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更為西貢傀儡政權訓練軍隊和警察。美帝入侵柬埔寨以後，它們積極參加美帝策劃的耶加達會議，為美帝洗脫侵略罪行。最近，它們還惡毒攻擊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它們不但竭力鼓吹拼湊由美英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操縱的所謂“區域性聯盟”，而且成為這些反革命聯盟的悍將，為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共、反人民、反中國的陰謀效勞。

它們無恥地支持美帝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並且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大造反革命輿論。一個說：“馬六甲海峽是日本重要的生命綫，日本人不可不要。但是，日本的軍事力量純粹是為了自衛。

日本的繁榮和東南亞的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是有關係的。”另一個則說：“只有日本能够領導亞洲。”

在中東問題上，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鼓吹接受美帝國主義的所謂“和平方案”；扼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解放鬥爭。李光耀集團則公然叫嚷：“在中東衝突事件中，我們不允許阿拉伯人民制止我們支持以色列生存的立場。”

對各國人民最可靠的朋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它們一貫極盡污蔑之能事，一面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野蠻好戰，一面鼓吹通過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

對英帝出售武器給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罪惡行徑，它們當中的一个是小罵大幫忙，一個是公開為英帝辯解。

總之，從上台的那一天起，這兩個由英帝一手扶植起來的傀儡集團，就死心塌地替帝國主義反共、反人民、反中國的罪惡政策服務。正因為這樣，它們得到了主子越來越多的犒賞；美元、英磅和魯布不斷地流進了它們的口袋。李光耀前還佩帶着英帝國主義頒賜的“榮譽伴侶”勳章和日本軍國主義贈送的“第一級畢業勳章。”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必須剝去。”把“不結盟”的外衣剝去，拉扎克和李光耀這兩個帝國主義走狗就原形畢露了。

拉赫曼的可耻下場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廣播評論) 拉赫曼下台了，它的老同黨傀儡集團的第二號頭目拉扎克將在這個月廿一日正式充當頭號傀儡帝國主義導演的換馬醜劇到這里告一段落。這一場換馬醜劇，於去年“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為序幕，到現在已經上演一年多。一年多來，儘管拉赫曼頭上還戴着第一號傀儡的烏紗帽，在舞台上東竄西跳，聲嘶力竭的喊着：“我仍然是首相，我仍然是首相”。但是，他早已被拉扎克踢在一邊，等待着一個傀儡的必然的可耻下場了。

拉赫曼的下台，說明了什麼呢？換馬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妄圖擺脫困境、維持血腥統治的一種慣用伎倆。馬來亞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這種鬼把戲，已經是屢見不鮮了。抬出李光耀代替林有福，扶植拉赫曼換掉翁敏加花。現在，又把拉扎克扶上台，取代拉赫曼。所有這些撤換傀儡大頭目的花招，都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的結果。

我們黨領導的長期武裝鬥爭，使英帝國主義遭到了無可挽回的失敗。在長期武裝鬥爭的教育下，各民族人民的覺悟空前提高，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玩弄的所謂“自治”、“獨立”、“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之類的騙局徹底破產，“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普遍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走上了武裝鬥爭的正確道路。在人民革命武裝鬥爭不斷發展的鼓舞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越來越廣泛的奮起反抗傀儡集團的反動統治；革命群眾鬥爭越來越高漲了。在這種情況下，傀儡集團的政治、經濟、財政危機

（接第一版）

過歷史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它遭到了英馬反動派的仇視和反對，不斷受到壓迫和摧殘。

近年來，在英馬反動派的不斷威迫利誘下，該黨內的某些上層領導人逐漸地背離了該黨的原有一貫宗旨和立場，取消了反帝反殖反“大馬”的鬥爭路線，在許多原則問題上和英馬反動派實行妥協和合作，引起了該黨廣大黨員的不滿和反對。而這次他們和砂盟合伙搞所謂“聯合政府”，正是他們這種妥協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他們叛黨叛民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我們將全力支持該黨廣大黨員的繼續反帝、反殖、反“大馬”的要求，及為挽救黨的前途要求和反動的“聯合政府”一刀兩斷的正義鬥爭！我們也要乘此機會奉勸該黨的某些決策人，歷史的判決是無情的，是懸崖勒馬重新回到反帝反殖反“大馬”的軌道上來的時候了！我們希望這種誠懇的勸告不會被聯合黨當局

日益嚴重；傀儡集團內部特別是巫統內部狗咬狗的爭鬥越來越激烈。近年來，美帝國主義以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加緊滲透，同英帝國主義進行着激烈的爭奪。帝國主義主子的互相爭奪，進一步加劇了傀儡集團內部的互相欺壓、互相排擠。拉赫曼正是在國內外形勢越來越不利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情況下被擠掉的，正是在帝國主義主子互相爭奪以及傀儡集團內部爭權奪利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被拉扎克踢下台的。

拉赫曼和拉扎克都是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他們都是屠殺各民族人民的劊子手。拉赫曼在八月卅日的講話中，還瘋狂地攻擊共產黨，妄圖把他自己和拉扎克製造“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的罪責，強加在共產黨身上。但是，這個碰壁蒼蠅的這幾聲抽泣，只能表明，拉赫曼狗性至死不改，即使被他的帝國主義主子撤換之後，還是要向主子搖尾乞憐，討取主子的歡心。

帝國主義企圖通過換馬來進行垂死掙扎，挽救自己及其走狗的必將滅亡的命運，這是痴心妄想。戰後二十多年來的事實充分証明了這一點，帝國主義可以一再撤換頭號傀儡，但是，絕對阻擋不了革命人民的前進，等待着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只有徹底失敗的下場。

看作是一種惡意，我們希望聯合黨的某些決策人士能夠識大體、顧大局，以黨和廣大黨員的前途利益為重，以自己的真正前途利益為重，認真的考慮該黨廣大黨員和砂拉越各民族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作出明智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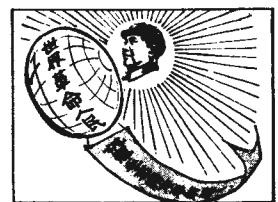
“聯合政府”到底葫蘆里賣的是什麼東西？它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炮製出來的？關於這一點，法西斯頭子拉扎克已經給我們作了直言不諱的回答。他在砂拉越進行了三天的陰謀活動後，在七月六日離開古晉前，窮兇極惡地叫囂說：“砂拉越要有一個強大和穩定的政府。我們不能單在戰場上打共產黨，我們也要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打擊他們。一個強大的政府能夠進行一些公民行動，以便消除共產黨的宣傳並繼續推行經濟發展。”這就一語道出這個所謂“聯合政府”的實質。“聯合政府”正是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在砂拉越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反共戰爭也始終不能

削弱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革命力量，革命武裝後，所搞出來的一個新陰謀、新貨色，是處於日益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的傀儡政權為了鞏固其在砂拉越長期不得人心的殖民式統治，欺騙和愚弄人民，以便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集中力量向革命進行“圍剿”的救命符，是一個掌握在馬來亞反動派手中的極端反動的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聯合黨有關當局的參組“聯合政府”非但不能掩飾和改變這個“政府”的反共反人民的本質而只能使聯合黨本身越來越深地陷入反共反人民的泥坑，以至完全和它們同流合污不能自拔。

經驗証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絕對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它們總是要想盡各種辦法，進行這樣或那樣的垂死掙扎的。所謂“聯合政府”正是拉赫曼——拉扎克集這種垂死掙扎的一個突出表現。我們堅決反對這樣一個作為拉赫曼——拉扎克政權的傀儡和工具的反共反人民的所謂“聯合政府”，我們希望砂拉越各民族人民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決不要上敵人的當，決不要對“聯合政府”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決不要被聯合黨的某些領導人的甜言蜜語所欺騙！

沒有什麼比失去獨立和自由更加痛苦的了。飽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壓迫和剝削的北加里曼丹各民族人民將從自己的鬥爭實踐中越來越清楚認識到：只有靠槍桿子而不是投票箱，只有通過武裝鬥爭而不是“議會民主”，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實現北加里曼丹的自由和解放。

今天，北加里曼丹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鬥爭正在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重重困難，勝利發展，人民武裝不斷主動出擊，給敵人以前所未有的威脅和打擊。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北加里曼丹人民軍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才是北加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利益的最忠實和最堅決的捍衛者，是北加里曼丹人民謀求解放和幸福的堅強保證和希望。我們號召各民族各階層人民迅速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行動起來，緊緊地跟着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大力支持北加人民軍和北加人民游擊隊，為挫敗敵人的反革命軍事和政治“圍剿”，為徹底完成北加里曼丹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奮鬥！





展開鬥爭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綜合報導〕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經濟計劃署的一名官員和馬來亞大學經濟系的一名講師，最近發表了報告書。透露了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大膠園大量裁員，造成失業工人很多的嚴重情況。這幾年之間，失業的華族工人從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七點三，印度族從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二點三，馬來族從百分之六點一，增加到百分之八點三，六年之間，被大膠園主用各種藉口開除的工人，共有五萬四千多人，其中印度族佔三萬一千多人，華族一萬二千多人，馬來族一萬零五百多人。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調查材料，是不能全面反映客觀真實情況的，不過，人們從這些數字中，多少可以看出大膠園主在傀儡政權幫助之下，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而不惜製造失業的滔天罪行。“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以後，傀儡政權實行工作准証，迫使數以萬計的所謂“非公民”失業，其中絕大多數是大膠園的印度族和華族工人，因此，大膠園的失業工人就更多了。

大膠園主特別是英國大膠園主，掠奪工人的詭計很多，手段尤其殘酷，它們促使傀儡政權制定無數反動法令，凍結工資，增加勞動強度，剝奪工人權利，鎮壓工人鬥爭。它們養一小撮工人貴族拼湊黃色工會，欺壓工人，充當破壞工人運動的別動隊，它們以分段出售或者改種油棕為幌子，大量開除工人，以便壓低工資加強掠奪。此外，它們還收買一批專家，專門研究減少成本，降低工資，提高產量，增加利潤的辦法。於是，在大膠園主和傀儡政權這種種壓榨和破壞之下，大膠園的工人工資，越來越低，失業的人日益增加，而大膠園主的利潤則越來越高。

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九年，七年之間，大膠園工人從二十八萬人裁減到二十萬人，大膠園的面積，從一九六二年的一百九十二萬英畝，減少到一九六九年的一百七十萬英畝。但是，大膠園的產量，却反而從一九六二年的四十三萬八千多噸增加到一九六九年的六十萬六千多噸。

樹膠，是馬來亞殖民地經濟的支柱之一，它一向為美帝賺取最多美元，馬來亞的樹膠產量，現在佔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五，馬來亞半島大約有二百五十多萬人，直接或間接依靠樹膠為生。國內外大膠園主特別是英國大膠園主，每年從這二百多萬人身上，榨取最多的血汗。

據英國壟斷資本的書籍刊物供

認，大膠園的生產成本，每磅二角八分，這顯然是誇大的數字。大膠園主的所謂“成本”，是包括五花八門的費用在內的，工人的工資，只佔其中很小的部分。因此，即使膠價像英國資產階級估計那樣，可能跌到每磅四角五分，大膠園主仍然可以賺取不少利潤。在過去八年里，樹膠平均價格沒有一年低於五角三分，既使膠價最低的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平均也都在五角三分到五角四分之間，由此可見，大膠園主榨取的利潤，等於成本的差不多一倍到幾倍。

據資產階級報紙的統計材料，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九年，大膠園工人生產的樹膠價值五十九億四千八百多萬元，其中生產成本只佔二十五億六千萬元，而利潤却高達三十三億八千七百多萬元。工人的工資，平均每月六十元，全部工人，以每年平均二十五萬人計標，八年工資只佔全部成本二十五億六千萬元當中的十四億四千萬元。這就是說，工人工資還不到他們所賺到的

總價值的四分之一，

貪得無厭的大膠園主，目前正在提早進一步裁減工人，降低成本的辦法，以便進行更殘酷的掠奪。它們正在廣泛推行的所謂“馬來西亞標準樹膠”的生產方法，就是其中之一，過去，把膠汁製成膠片，大約要一個星期，現在縮小為十八小時，從一九六五年推行這個方法以來，大批工人被開除了，而用這個方法製成的所謂“馬來西亞標準樹膠”，則迅速增加到去年的十四萬噸，比一九六八年多一倍。同時，由於這個方法的推行，膠膠工人的勞動強度大大增加了。許多大膠園甚至強迫工人，每天割一千棵樹，勞動量比原來增加一倍。因此，很多割膠工人，半夜就得開始割膠，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割完一千棵樹，每天勞動超過十二小時。大膠園工人，每人都有一部悲慘的家史，在傀儡政權和大膠園主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之下，他們的生活越來越痛苦，他們只有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組織地下的革命工會，同傀儡政權和大膠園主，以及他們的走狗黃色工會的工賊，展開堅決的鬥爭，才能保衛工人的切身利益，改善工人的生活。

強烈譴責傀儡集團的卑鄙行徑

〔馬來亞革命之聲三日廣播〕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外交部發言人八月二十二日無恥地攻擊，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悍然污蔑受到柬埔寨全國人民一致擁護、得到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承認的柬埔寨這個唯一合法的政府為“流亡政府”，並且叫囂反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

在這之前，印尼法西斯軍人政權的外交部長馬立克，曾經到星加坡和吉隆坡進行不可告人的活動。在馬立克二十日離開吉隆坡的時候，拉扎克就向馬立克表示：吉隆坡傀儡集團不承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並且反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馬立克當時向記者聲明，印尼和“馬來西亞”有相同的觀點。

馬立克是在前往莫斯科乞求蘇修延長印尼清還債務期限的途中特地到星加坡和吉隆坡逗留的。印尼蘇哈多集團、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都是美帝策劃的所謂“討論柬埔寨問題”的“耶加達”的積極參加者。蘇哈多集團和拉赫

曼、拉扎克集團還同日本佐藤反動派狼狽為奸、四處奔走，為美帝推行“尼克松主義”擴大印度支那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現在，在“不結盟國家會議”前夕，這些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又在大搞陰謀活動了。據報道，拉扎克和李光耀都將親自出馬到魯沙卡招搖撞騙，然後李光耀將前往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叩見其主子，並在美國哈遜大學“休息”三個星期。

正當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冒險和和平騙局遭到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亞洲和全世界人民日益沉重打擊的時候，正當全世界人民反對帝、修、反的鬥爭不斷高漲的時候，這一伙帝國主義走狗的陰謀活動不是偶然的，是應當引起我國人民密切注意的。它們這些無恥行為再一次表明，它們和朗諾·賈里馬達賣國集團是一路貨，都是人民的敵人。馬來亞人民強烈譴責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充當美帝侵略柬埔寨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走卒的卑鄙行徑。我們堅決支持柬埔寨人民、越南人民和老撾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直到最後勝利。



建築工友們起來開展鬥爭

~~~~~ 一群工友 ~~~~~

朋友們，你們有到過建築工場嗎？你們是否當過建築工人呢？你們可知道那些聳立在大路旁的一座座高樓大廈是奪去多少工人的生命和血汗！漫長的歲月里，工友們在資本家吸血汗的魔窟——建築工地上，出賣勞力辛勤地操作，可是，建出來的一座座堂皇的高樓大廈却被李光耀集團奪去成爲壓榨人民的工具。建築工友們自己却住着破爛不堪的屋子，一日三餐的生活都無法維持。這究竟是爲什麼呢？大家看看工友們在險惡的工地上工作情形吧！

大家知道，建築這行業包括的範圍很廣，有打樁、紮鐵、挑石灰、釘模（做木）、砌磚、砌地磚、鐵窗、造橋、修路、水電，此外還有一門工作，那是資本家僱來做各種繁雜、瑣碎的工作（叫“公司工”）建築的工作一般上都是很沉重的。例如：紮鐵工友，他們時常要扛大鐵——拗大鐵時就更加吃力。切模工友通常要把模板一片片釘好，然後由數人扛到要用的地方去。挑石灰這項工作是由婦女負起的，早期這項工作則多半是由老婦女負起，可是，近來失業人數衆多，工作不易找，一般家庭費用負擔大，一些年青的少女也出來做挑石灰的工作。

建築這行業的工友，資本家把他們分成三個等級：學工、中工、

大工，“學工”就是指剛轉入這行業中任何一部門的工友。他們的工資每日三、四元；中工七、八元；大工九至十元左右。建築工作吃力繁重，工友們須在灼人的炙日下，忍受炙日的煎熬而賣命的工作，所以易覺口渴，單喝水就要花去五六毛，有時甚至要塊多錢，再扣除吃飯錢，就剩寥寥無幾的三幾元而已。

在這種物價高漲的今天，工友們怎能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費用呢？他們只好以貸款來維持生計。假如加上老天不作美，下起傾盆大雨，工友們只得停止工作，一日工資也沒有了，一家人就得挨餓。

工地上，工作除了繁重之外，工友們是在毫無半點安全保障下進行工作的。所以，經常發生工傷事件，如工友們從十多層樓摔了下來，輕者折臂斷腿，重者一命嗚呼，就這樣的奪去了工友們的寶貴生命，這個不合理的社會也就增添了難於過活的窮苦人了。可是資方反而開除他們，或停止他們的工作，去另請一批新工來代替；還有，工友

們流盡血汗的建造這些美麗的洋房，堂皇的大廈，而自己却住在矮小漏水的破亞答屋裏挨凍，這究竟是個什麼社會呀？這就是在不合理的社會里工友們慘遭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殘酷欺壓和剝削。李光耀傀儡集團還時常吹噓人民生活在這美麗的城市里是很幸福的，然而，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的事實，今天工人階級生活在不合理的社會里，完全跟李光耀走狗集團的法西斯壓迫和剝削是離不開的。衆所週知，李光耀傀儡集團一路來不管人民的死活，獨斷獨行的炮制“法令”，“苛捐雜稅”來榨取人民的血汗錢；另一方面，它死心塌地執行“媚外的工業政策，把吸人民血汗的外國壟斷資本家引來星島投資，辦企業、開工廠，掠奪超額利潤。建築這行業目前蓬勃的現象，跟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媚外工業政策及“旅遊業”是有着密切的關係。

今天，隨着馬來亞工人階級覺悟的日益提高，群眾鬥爭普遍的開展，教育了廣大工友，要翻身解放唯有靠鬥爭。建築工友們：團結起來，開展堅決的鬥爭，迎接新的勝利吧！

（接第九版）

他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在對敵鬥爭的時刻，有必要認清那一些是真正的敵人，那一些是受誤導的；那一些是甘心情願爲虎作倀，那一些不明就里；那一些是專門咒罵與誣蔑革命者與革命文藝，那一些並沒有；那一些是偽裝進步的，那一些是願意進步的；對於前者，經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這是我們的責任，對於后者，則必須重視團結工作。”（見4月5日“旗”：“加強團結堅持原則”一文）我們的革命文藝陣營對走狗文人、幫閒作家、偽進步文藝家、學閥等的揭露和批判，一向都不會放鬆過；今後我們必須擴大這方面的鬥爭，把一切爲反動政權效犬馬之勞的走狗文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對於民主作家——在基調上同情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不反對馬來亞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不受反動政權的威迫利誘、不對它歌功頌德的作家，並在思想傾向上同情社會主義（特別是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者，而同情亞非拉——特別是越南、老撾、泰國人民反帝愛國

鬥爭的作品，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在團結工作上還做得不够，甚至忽視了這方面的工作。偉大導師毛主席於1943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抗日，因此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份子，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學家）團結起來。”今天我們馬來亞在政治上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反對英帝國主義及其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殖民主治，只要傾向或同情我國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民主作家，不管是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當然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我們都必須把他們團結到我們的戰線上，促進他們起來和我們共同反對敵人。一般說來，民主作家由於他們本階級底局限，他們是不敢公然表明其政治立場（如反對拉李傀儡政權的獨裁統治等）的，但他們總是反對黃色文化、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市儈主義、反對侵略和壓迫的；他們的作品多半是以描寫被壓迫的知識階級、小

市民階級爲主，基本上是寫實主義，有其一定的現實性和進步傾向。民主作家的作品距離我們爲工農兵服務的革命文藝的要求當然很遠；但在不滿現狀、厭惡舊社會、嚮往新社會這一點上，民主作家的思想傾向基本上是和我們一致的。我們對民主作家必須又團結、又鬥爭，發揚其進步的好的一面，批判其落后、壞的一面，這樣才不致因爲和他們團結而脫離的革命立場。對民主作家無原則的打擊和排斥，是關門主義；對他們的錯誤傾向不聞不問，一味讚揚，是盲從主義。兩者對我們的革命事業都是有害的。

偉大導師毛主席說：“革命文藝，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綫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綫。”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忠心執行毛主席的偉大教導，認真作好思想準備，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綫，團結在馬來亞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總戰綫的旗幟下，在文化戰綫上負起時代所賦予的使命，爲馬來亞祖國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作出應有的努力和貢獻！

（1970年8月抄）



毛主席著作選讀

# 新民主主義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澤東

(續上期)

##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爲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來就有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爲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爲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爲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緣故。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

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綫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綫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又已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布它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綫的同盟軍，而改變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綫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

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段聯合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爲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爲敵事和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爲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爲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爲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却爲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提出的了。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爲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致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認識這個問題。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局部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洪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5)

(待續)

(37)  
1970

# 論馬來亞革命文藝的無產 化與民族革命風格及其他

## 關於黃興、集言、凌遠諸同志對“馬來亞化”問題的討論

衆思

3月15日“旗”刊出了黃興同志的一篇理論文章——“談過去看未來”，文中提出“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說：“要使革命文藝徹底地服務於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它就必須是能夠反映馬來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文化，其內容和取材就必須馬來亞化。”作者於是提出四點建議：“革命文藝的內容必須廣泛地反映馬來亞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內容必須廣泛反映和歌頌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就地取材，大胆創作”；“落實生活，言之有物”。文章結尾說：“生活和鬥爭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創作的泉源，脫離了生活和鬥爭，一個文藝工作者就只能拿出一些空洞的、公式化的、概念化的或理論化的東西來。所以，我希望今后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應該更多地深入生活和鬥爭中去，更深刻地去了解馬來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創作出更多馬來亞化的革命文藝作品來。”對於取什麼材，如何大胆創作，落實什麼樣的生活，如何落實生活和鬥爭等根本問題，黃興同志並沒有明確的交代和闡述，以致使他的理論顯得過於抽象、含糊，無法給我們指出正確的創作方向和創作方法。

說到“革命文藝馬來亞化”這個口號，並沒有明確的階級性，容易令人產生狹隘的國家主義的錯覺。我們會聽過“革命文藝中國化”或“革命文藝越南化”這樣的口號嗎？其他國家也不會有過這樣的主張。照黃興同志的意見，應該是“馬來亞革命文藝的馬來亞化”吧？然而，“馬來亞化”它在早期被提出，是因為僑居我國的一些中國作家和一些馬華作家把馬華文藝看成是附屬於中國新文藝的一個支流，而不是自成一幟的、具有其獨特性的東西；經過一場論爭，馬來亞文藝和馬華文藝底基本概念已被完全確立、肯定下來了。“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已是二十二、三年前的事情。今天，在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底思想中已沒有這種過時的錯誤觀念存在了。至於所謂“馬、新文藝”或“新、馬文藝”的反動口號，那是走狗文人為迎合其主子在政治分裂政策上的需要而提出的；但他們雖然硬把“馬來亞文藝”底一個完整概念分割為二，却也拆開不了馬來亞文藝底範疇。“馬來亞化”這個口號，如果只是針對反動派的分裂政策而發，以強調馬來亞底完整概念，那也不是有效

的、適當的對策；至於在創作內容上必須取材於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現實問題，這關係到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在思想改造和參加實際鬥爭的問題，也就是關係到我們創作的原則問題，這種重大的問題，更不是用“馬來亞化”一語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集言同志對黃興同志的意見提出異議，認為“革命文藝馬來亞化”這個口號不符合我們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底鬥爭的需要，並認為黃興同志對“馬來亞化”問題的解釋也不正確。集言同志提出：“革命文藝的基本方針，是走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為工農兵所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工農群眾是當前革命鬥爭中的主導力量，宣揚馬來亞共產黨的政策綱領，宣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真理，以團結、教育和組織工農群眾，去開展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人民戰爭，是革命文藝工作者當前的急務。革命文藝工作者要完成歷史所賦與的任務，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推動革命文藝的開展而提出文藝創作口號，以統一文藝創作內容，都必須堅持在革命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上。”（5月24日“旗”：“評‘談過去看將來’——也談革命文藝馬來亞化問題”。）集言同志的論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他糾正了黃興同志的觀點的不明確性和偏差，把馬來亞革命文藝創作問題的討論提到本質上來。不過，由於集言同志對一些問題認識不深或解釋得不够清楚，以致使他的論點有些地方顯得很矛盾。比如說“反映或歌頌外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作品”是“徹底馬來亞化”，以及“再以藝術風格而言，也具備了馬來亞化”，等等，就是不正確的說法。應該說，反映外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宣揚國際主義精神，是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基本任務之一，但不能機械地說成是“徹底馬來亞化”。吸取外國先進文藝的滋養，可以提高我們的創作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但在藝術風格方面，也並不就“具備了馬來亞

化”。集言同志在“取什麼材？言什麼物？”一節中說：“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是有害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堅決反對。流於形式化、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是缺少藝術的感染力。但可以看出，這些作者都在努力要求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把這點成績同革命文藝短短的歷史結合起來看待，首先我們值得欣慰的，是我們有了一批敢講敢干敢闖的青年文藝輕騎隊了。”這種說法很含糊、矛盾。既然說，“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是有害的東西”，“流於形式化、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是要不得，那麼，又怎能說“這些作者都在努力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呢？因為，教條主義的作品決不能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現實的；即使作者的主觀願望出發是好的，教條主義的作品也是否定的。只可以說，我們的革命文藝底歷史還短，難免出現許多概念化和一般化的作品；但儘管如此，我們的革命文藝也有不少是優秀的、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我們的成績是應該肯定的。集言同志的原意，大概是要強調革命文藝工作者接受思想改造、為工農兵服務的這一進步趨向的重要性，可是未免說得有點矯枉過正了。

針對集言同志的意見，凌遠同志發表了“對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幾點淺見”（見7月19日“旗”）一文，他全面支持黃興同志的主張，並對“革命文藝馬來亞化”作了進一步的闡釋，文中說：“儘管文藝馬來亞化這一口號曾被大管提倡和宣傳，‘僑民思想’、‘僑民觀念’被徹底批判，但這並不意味着文藝已徹底馬來亞化。多年來，還有部份文藝工作者，在午台上長期表演外國文藝作品，沒有反映馬來亞各族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和馬來亞各族人民所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相脫節。這就說明文藝馬來亞化這一口號還沒有完全被文藝工作者所接受和執行。”凌遠同志把“部份的文藝工作者，在午台上長期表演外國文藝作品”以及寫反映外國人民鬥爭的作品等乃和“僑民思想”、“僑民觀念”相提並論，並認為這是與“文藝馬來亞化”相對立的事，這是一種狹隘的觀點。凌遠同志甚至進一步說：“今天（轉入第八版）

(接第七版)

所提出的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目的已不是解決「僑民思想」、「僑民觀念」的矛盾，而是關聯到外國文藝與馬來亞革命文藝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文藝如何結合馬來亞的革命具體情況，更好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又說：“還有一部份的文藝工作者，幾年來一直沉迷於外國優秀的革命文藝，學習內容千篇一律，沒有多大改變。”既然是對於外國（特別是中國）優秀的革命文藝的學習，怎麼會和我們的革命文藝有矛盾呢？難道在“馬來亞化”的口號下，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就不能寫反映和歌頌外國人民的鬥爭的作品，不能學習和介紹外國優秀的革命文藝嗎？要知道，我們的革命文藝底底尚淺，有需借助於他們（特別是中國）先進文藝滋養，才能發芽茁壯。而對外國先進文藝的學習和介紹，就是為了豐富我們的革命文藝底底思想內容並加強其藝術性，而使它更好地為我國當前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服務。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介紹他國優秀革命文藝作品——特別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樣板節目和各種形式的新作品，是必要的、不能缺少的，這是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底基本任務之一；同時，這不但和我們的革命文藝沒有對立的矛盾，而且還會促進我們的革命文藝的發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要創作取材於本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作品，也不是說不要演出自己的創作，實際上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也這樣做了（凌遠同志也承認只有部份的作者專門注重於對外國文藝的學習）。集言同志把反映和歌頌外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作品同“馬來亞化”併為一談；凌遠同志則把“馬來亞化”同外國優秀文藝截然分開：兩人都各走極端去了。

在目前我國北部人民武裝鬥爭蓬勃發展、敵我矛盾空前尖銳的時刻，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所應該執行和貫徹的不是“馬來亞化”，而是“無產化”、“革命化”——“馬來亞革命文藝無產化”這個口號底階級性更明確、更突出。目前我國雖然還處在民族革命鬥爭階段，但我們的革命文藝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工農兵，那麼，我們的創作方向必須無產化，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強調無產化，就是要貫徹為工農兵服務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要徹底剷除我們的革命文藝中所存在的小資產階級底個人主義後的思想意識要肅清修正主義文藝黑綫的殘餘，而創造我們的革命文藝底無產階級底純潔性，發揮它的更大的戰鬥效能。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要負起自己的戰鬥任務，首先必須肯定接受馬來亞共產黨的領

導，要堅決執行馬來亞共產黨的政策綱領，遵照馬來亞共產黨的指示來開展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底鬥爭，這樣，我們的創作方向才明確，我們的作者的步調才能一致，而不致鬧思想偏差，引起內部的混亂。更明白地說，我們的革命文藝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底“黨性”，即把它納入馬來亞共產黨的鬥爭方針上，而加強其無產化和組織性。馬來亞共產黨是我們唯一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我國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傀儡政權的領導核心；沒有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沒有馬來亞共產黨所發動和領導的武裝鬥爭，我國人民便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因此，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如果沒有忠誠地接受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忠誠地擁護馬來亞共產黨所開展的“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人民戰爭，便不能負起時代所賦予的戰鬥任務。

我們在強調馬來亞革命文藝的無產化的同時，我們的革命文藝也要建立獨特的“馬來亞民族革命風格”。所謂“民族革命風格”，就是“馬來亞化”的一個突變和發展，它的“馬來亞化”底概念更明確、更具強烈的階級性，它繼承了馬華新文藝反帝、反封建、反侵略、反壓迫、反剝削的戰鬥優良傳統，它熔冶馬來亞各民族勞動人民的戰鬥精神於一爐。“民族革命風格”的提倡不但與“馬來亞革命文藝無產化”這一口號沒有衝突，而且還相輔而行，為實現共同的目標——即解放祖國、解放各民族人民的目標而一同前進。我們的革命文藝唯有徹底無產化，即創造出無產階級文藝底政治內容和藝術形式相結合的作品，才能建立真正的馬來亞民族革命風格；因為，馬來亞民族的先進階級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他們的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和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的精神，就是我們民族思想精華之所在。而代表我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說話的“馬來亞革命之聲”，便是馬來亞民族革命風格底典範和標誌。

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說：“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要遵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一方面來，真心實意為工農兵而創作。要完成這個任務，我們的作者就必須徹底拋掉舊思想

的包袱，堅持破私立公的無產階級革命原則，而毅然決然地投進如火如荼的群眾鬥爭中去鍛鍊，做工農兵群眾的一份子，這樣，才能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把工農兵群眾的血液化為自己的血液，才能抓緊革命的脈搏而寫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來。否則，既使作者對文藝的修養多麼深，寫作技巧多麼高，創立意圖多麼好，也是不能完成為工農兵服務的任務的。“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所廣播的各種文章（有一部份是革命文藝作品，如戰鬥英雄的故事和烈士光輝事跡的記述等）之所以不可超越，其政治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之所以能够高度結合，所以能够深入民心得到巨大的影響，就因為執筆者是站在革命鬥爭的最前綫、作者本身就是一個戰士的緣故。

我們的革命文藝園地所以會有許多概念化、一般化、形式化和教條主義的作品產生，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們的革命文藝的歷史尚短，一方面也因為我們的作者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還沒有完全和工農兵（在敵佔區堅持鬥爭的工農幹部便是解放軍的後備隊，也可以說是“兵”）群眾相結合，沒有真正落實毛澤東思想和深入實際鬥爭，也就是沒有做到言行一致、腳踏實地的徹底的革命者，只是由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並接觸到一些先進革命理論，因而對革命非常嚮往，這樣，作者底思想感情實際上與革命鬥爭現實有一定的距離，所寫出來的作品就不免貌似神非，嚴格說來並不是真正的革命文藝。偉大的革命作家魯迅說得好：“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使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見“而已集”、“革命文學”）一個作者如果不徹底改造好自己的思想，不老老實實地做“革命人”，無論他的理論多麼高超，也是不能寫出真正有助於我們的民族革命事業的革命文藝的。

明白了我們的革命文藝的創作方向，掌握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原則，肯定了革命文藝和我國無產階級政黨的緊密關係，強調了作者參加實際鬥爭的重要，那麼，我們的革命文藝在取材方面就有了一定的範圍和具體內容了，——它當然要反映我國當前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反映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的生活現實，歌頌我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的民族解放軍，歌頌革命群眾和獄中反帝志士，發揚革命英雄主義，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暴露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

(轉入第九版)



(接第八版)

的黑暗統治……，所有在我國曾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各種重大鬥爭，都是我們創作的好題材，都是革命文藝創作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對於作者所親身經歷或體驗過的小事件，當然也可以取來作為創作題材，但有一個條件，即它必須是和重大鬥爭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和影響的；否則，便成為作者個人底身邊瑣事，即使如何作藝術上的加工，也是沒有重大意義的。黃興同志舉魯迅的“一件小事”為例，以為不妨寫作者個人熟悉的小事情，其實，那是魯迅先生進行自我反省和批判知識階級底自私性的作品，其內容和為工農兵服務的創作標準是有一定距離的。

我們的革命文藝創作既然主要是取材於本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那麼，我們的作者寫反映和歌頌外國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作品，屬不屬於馬來亞革命文藝底範疇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我們的詩歌作者歌頌亞非拉——特別是越南、老撾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這就表達了我國廣大人民的心聲和情緒，因為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被壓迫、被侵略的人民、民族一樣，大家都對美英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非常痛恨，譴責帝修的兇殘血腥罪行，也就是人民所要說的話，而且，這也與我國當前的民族民主解放鬥爭的利益相一致的。“我們是國際主義者，也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而“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毛主席語)。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反對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寫些反映外國人民的鬥爭的作品，我們所要問的是作者的取材是否切實，其立場是否正確等。何況，馬來亞革命文藝是世界革命文藝陣營里底一個組成部份，其對帝、修、反作戰的總目標是和世界各國人民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利益相一致的。

以下，順帶討論其他幾個問題：  
：——

(一)發揚群眾性底批評，加強革命文藝內部的團結。今年來，我們的文藝批評顯得相當熱鬧，即以黃興、秉言、凌遠諸同志對“馬來亞化”問題的討論來說，就是我們的革命文藝園地不尋常的事件。從這一場討論中，證明我們的革命文藝內部存在着矛盾——主要是作者與工農兵群眾的矛盾，作者與作者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須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我們的革命文藝批評者對自己戰友應該抱着滿腔熱忱、治病救人的態度來說話，“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毛主席語)。在進行批評時，若夾雜

着個人底意氣之爭，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如集言同志批評黃興同志的論點說：“我們不能同意黃興同志兩次寫了有關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文章之後，其個人的意見就取得了全體的‘默許’，儼然已成為革命文藝當前創作口號了。”這樣說是不妥當的。因為黃興同志並沒有在文章中強迫他人接受其意見，而他的意見正確與否，我們可以展開討論和批評，何況他在文章的結尾也希望大家貢獻寶貴的意見。又如集言同志說：“我們認為黃興同志提出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口號，實有多此一舉之嫌，且文中有關於革命文藝馬來亞化的論點，有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我們既然強調提倡批評的重要性，就應該容許個人提出自己的意見，所提的意見不正確，可以用批評來糾正，不能把別人的提議說成“多此一舉”的。其次，凌遠同志在批評集言同志時說：“我不能同意集言同志先歪曲別人的意見，然後才加以批判，引起文藝界的混亂。用‘歪曲’這個字眼來加之於集言同志的批評，那就更加不對了，因為這無異把對方的良好意圖也抹煞了。而對集言同志的文章強調為工農兵服務的主要面，凌遠同志却不表明贊同，而只把其某些錯誤之點來駁斥，這不是革命文藝批評者所應有的態度。為了把我們的文藝批評納上正確方向，為了加強作者與作者之間在對敵人作戰上的團結，為了鞏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基礎，我們必須發揚群眾性底批評。所謂‘群眾性底批評’，就是在我們的各個組織單位展開廣泛性的討論，通過集體底意見來進行批評，用群眾底正確意見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反對只憑個人從書本上得來的一點知識來妄下判斷，以免犯了褊狹、淺陋的錯誤。俗語說：“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集合了大家的意見，然後才寫成批評文章，無論如何要比閉門造車、自以為是的專門批評家切實、正確得多。這是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和批評者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二)組織群眾性底革命文藝小組，開展文藝底游擊戰。集言同志有一個很好的建議，即：“組織群眾性文藝小組”。在目前法西斯白色恐怖下，我們較有鬥爭歷史的革命文化藝術團體都遭受到反動派的封禁，反動派壓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手段越來越猖狂，因此，暫時已沒有條件在敵佔區開展大規模的革命文藝活動了。在這樣的情形下，廣泛進行組織群眾性底革命文藝小組，以開展文藝底游擊戰是非常必要的、迫切的工作。群眾性底革命文藝小組的主要對象是工農兵群眾(在敵佔區則是工農群眾及革命幹部)，其任務是：一、培養工農群眾及其

幹部的革命文藝寫作者及革命文藝幹部，把革命文藝和工農兵群眾緊密結合起來；二、出版革命文藝小冊子(如油印本或手抄本)；三、通過集體的力量來進行創作。群眾性底革命文藝小組的負責人必須深入工場、深入農村、積極參加群眾鬥爭，這樣，才能挖掘工農群眾及革命幹部中對革命文藝較有認識的積極份子而把他們培養為革命文藝寫作者或革命文藝幹部，並幫助和鼓勵那些對革命具有熱忱而文化水平較低的工人農民學習革命文藝。只要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肯下定決心真誠地和工農群眾及其幹部相結合，並且不怕繁雜的、瑣屑的工作(如替初學寫作者改稿、指導初學者研讀、主持出版工作等)，那麼，無論在何時何地(包括監牢)都可以組織群眾性底革命文藝小組，開展文藝底游擊戰，發揮文化戰綫上底能動性。

(三)發揚魯迅底“韌”戰精神，進行文藝底持久戰。知識份子出身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在沒有徹底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即沒有徹底實行無產化之前，往往很容易犯上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病，在革命高潮時異常興奮、拼命寫作；當革命轉入低沉或個人遭受打擊時，便心灰意冷，放下筆桿子，做革命文藝的逃兵，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作者因個人底出路(即職業)不得志，對現實懷着不滿，於是傾向進步，讚揚革命，但同時又不敢毅然拋掉個人底幻想，不敢堅決接受嚴格的革命鬥爭的考驗，對個人底安全不利的鬥爭若即若離，等到個人得到較好的職業，便漸漸背離革命，鑽進象牙塔里，甘於做舊社會的“順民”去了。這兩種作者，都不能真正負起革命文藝底戰鬥任務都不能進行文藝底持久戰。魯迅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特別強調“韌”戰的精神，便是為了糾正這種“五分熱度”的傾向而發。(魯迅的講稿原文見“二心集”)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要發揚魯迅底“韌”戰精神，無論在任何困難、危險的情勢下都不放下筆桿子，像一些坐牢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也不忘記自己的鬥爭任務而突破敵人的封鎖進行創作那樣(“旗”曾載過不少這樣的作品)，便是進行文藝持久戰的範例，值得我們看齊。總之，文藝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工作，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必須犧牲個人利益，準備長期吃苦，接受嚴格的鬥爭考驗，才能與前綫的解放軍戰士分擔“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重任。

(四)加強文化戰綫上的統戰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民主作家，孤立敵人。關於文藝界統一戰綫問題，何家戈同志會有很好的意見，(轉入第五版)



#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



## 1970年9月6日



〔新華社北京九日訊〕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幕，於九月六日勝利閉幕。

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一百五十五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人，共二百五十五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

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講了話。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根據會議的議程，進行了熱烈討論。

九屆二中全會認為：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以來，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偉大號召下，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的指引下，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貫徹執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項任務，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全國人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群眾運動繼續深入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運動，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和經驗。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的運動，正在深入進行。群眾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掃除着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餘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鬥爭覺悟和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激發了廣大勞動人民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和生產。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連續獲得了八年豐收，今年也豐收在望。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發展的速度很快。群眾性的技術革新蓬勃展開。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標誌着科學技術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全國物價穩定，市場繁榮。整個經濟戰綫形勢很好。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莊嚴號召下，為了防禦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大民兵和全國人民，從思想上、物質上、組織上，進一步加強了戰備。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正在興起。

全會認為：毛澤東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

其一切走狗！”的莊嚴聲明，是我國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進行反帝鬥爭的偉大綱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幾個月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毛主席的這個科學論斷。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不斷獲得新勝利。朝鮮人民、日本人民、東南亞和亞洲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反對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怒火，正在熊熊燃燒。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不怕威脅，不受欺騙，繼續堅持英勇的武裝鬥爭。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歐洲、大洋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都在蓬蓬勃勃發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和組織，在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鬥爭中，不斷取得巨大成績。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內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圍之中。與此相反，我國的國際關係日益發展。在堅持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不斷取得新勝利。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全會認為，在當前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全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進行必要的籌備工作，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四屆人大。

全會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全國計劃會議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全會批准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

全會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繼續完成黨的“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

要繼續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密切結合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自覺地改造

世界觀。全黨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提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要繼續認真搞好鬥、批、改，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肅清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餘毒，把政治思想戰綫、文化教育戰綫、經濟戰綫和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革命進行到底。要把“一打三反”運動抓緊，繼續有力地打擊一小撮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分子。

要繼續全面地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為綱，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七〇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為繼續抓緊和加強戰備工作，為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要認真地完成整黨建黨任務，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進一步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作用。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專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獲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經過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我們必須繼續加強這種在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的團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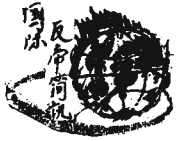
全會號召全國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以及一切愛國人士，以新的勝利，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

全會號召全國人民，用實際行動，進一步加強同阿爾巴尼亞人民、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朝鮮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戰鬥團結，進一步加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戰鬥團結，把反對帝、修、反的鬥爭進行到底！

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中委會政治局發表聲明



# 堅決支持兄弟的老撾人民 抗美救國的正義鬥爭

〔中國新聞社北京24日訊〕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十八日發表聲明，堅決支持兄弟的老撾人民抗美救國的正義鬥爭，強烈要求美帝國主義必須從老撾全部地無條件地撤出其侵略軍和僱傭軍，必須停止對老撾內政的干涉和侵略，讓老撾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事務。聲明確信，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的指引下，只要高棉人民、老撾人民和越南人民決心英勇鬥爭，堅定團結，互相支援，就一定能夠戰勝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取得最後徹底的勝利。聲明摘要如下：

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繼續犯下侵略罪行，繼續對老撾進行「特種」戰爭。老撾人民及其愛國武裝力量，在以蘇發努馮親王為首的老撾愛國戰綫黨領導下，始終決心為正當地捍衛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議所確認的基本民族權利而繼續進行英勇的鬥爭。

老撾人民的這場正當的自衛鬥爭，是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他們的正義鬥爭中，老撾愛國力量和老撾人民，在老撾愛國戰綫黨的領導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老撾愛國力量和英勇的老撾人民，在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為建設一個和平、獨立、中立、民主、統一和繁榮的老撾而進行堅決鬥爭的同時，始終一貫地明確表示了他們的誠意和他們的和平願望。老撾愛國戰綫黨曾多次建議老撾有關各方進行和平談判，以求得老撾問題的政治解決。

忠於他們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上承擔的義務的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堅決支持兄弟的老撾人民進行的正義鬥爭，並再次重申，老撾問題必須根據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議和老撾目前現實狀況，在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的五點聲明的基礎上解決。美帝國主義必須停止他們對老撾的干涉和侵略；美帝國主義必須從老撾全部地無條件地撤出其軍隊、軍事人員和戰爭工具以及泰國和西貢僱傭軍；美帝國主義必須立即全部地無條件地停止對老撾領土的轟炸和掃射。美帝國主義必須停止他們對老撾內政的干涉，以便讓老撾人民自己解決他們自己的事務。

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完全支持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的五點聲明和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日的備忘錄。

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綫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確信：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的指引下，堅定地團結在一起相互支援、得到全世界人民強有力的支持、肩并肩地經受各種考驗和犧牲的高棉人民、老撾人民和越南人民決心英勇地鬥爭和戰勝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他們必將取得最後徹底的勝利。



## 周恩來總理致電卡扎菲主席 祝賀利比亞革命一周年

〔新華社北京31日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今天打電報給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兼政府總理卡扎菲，熱烈祝賀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革命一週年。賀電全文如下：

的黎波里  
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兼政府總理  
奧瑪爾·穆阿邁爾·卡扎菲閣下：

在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革命一週年的時候，我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閣下，向利比亞政府和人民表示熱烈的祝賀。

利比亞九月一日革命的勝利，是對帝國主義的一個有力打擊。我衷心祝願利比亞政府和人民在維護民族獨立和建設自己國家方面不斷取得成就；在促進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共同事業方面不斷作出貢獻。在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猶大復國主義侵略的正義鬥爭中，中國人民永遠是利比亞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的可靠朋友。

祝中國、利比亞兩國人民的友誼日益增進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 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美帝及其走狗 對老撾解放區發動新的進攻

〔中國新聞社北京5日訊〕據巴特寮電台廣播，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發言人八月二十九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帝及其走狗最近對老撾解放區發動新的軍事冒險行動。

聲明說，美帝國主義在八月九日派遣西貢僱傭軍侵入沙拉灣省解放區之後，從八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美帝及其走狗又出動十二個營的軍隊（其中有四營泰國幫兇軍）向查爾平原西南面發動了新的進攻。為了配合這次進攻，他們還出動了數十架美國飛機，瘋狂地轟炸川礦省的巴卡、農黑、芒坎等地區，給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失。與此同時，從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美帝還指使三個營的萬象僱軍，在美國飛機和大炮的掩護下，向朗勃拉邦省的北馬地區發動野蠻「掃蕩」，並且抓走了三百名青年。

一新的軍事冒險行動，使老撾局勢更加緊張起來，這充分暴露了美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老撾的戰爭，把老撾變成它的新型殖民地和軍事基地的狼子野心。

聲明最後說：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強烈抗議和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這一戰爭冒險行動，並且要求他們必須停止擴大侵略老撾戰爭的一切行動，停止對老撾解放區的轟炸，讓老撾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內部事務。如果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仍然頑固地繼續上述行動，他們必須對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承擔全部責任。

聲明指出，美帝及其走狗的這



### 育中學生展鬥爭

在裕廊十英里的育明中學的革命學生，爲了反對李光耀傀儡政權所施行的腐朽教育制度，爲了表達對馬來亞共產黨，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和偉大導師毛主席的無比熱愛，爲了支援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於本月十七日凌晨展開了掛紅旗、塗寫標語鬥爭。

據報道：十七日清早，當廣大學生到校時，但見牆上、布告欄上、階梯上盡是大字醒目的革命標語。內容包括“粉碎腐朽的教育制度！”“吊死走狗李光耀！”“同學們團結起來，支持解放軍，擁護解放軍！”“馬來亞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全世界人民必勝，美帝必敗！”……等等。同學們看了這端正有力的革命標語，無不喜在心頭，他們三兩成群注目圍觀，愉快地談笑着。在操場的旗杆上也升起了兩面鮮艷奪目的紅旗，晨風吹拂，紅旗招展，校園里充滿了戰鬥的氣氛。

紅旗、標語長人民志氣，滅敵人威風。據報道：該校以吳某等爲首的反動校方對此極爲震驚；平日神氣十足的訓育主任吳某，見此情景，愣了好半天，上課時都心不在焉。校長吳某更是束手無策，一面電召僑警到場取紅旗，一面指手畫腳並親自動手，用油洗、用漆刷，忙得滿頭大汗，極爲狼狽。

這個鬥爭消息，很快就傳開了，鄰近村民、市民都深受感動；有些群眾還公開譏諷反動校方和傀儡當局的丑惡，並給革命學生的鬥爭予表揚。

### 獄中同志近况

反動派的法西斯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窮兇極惡的李光耀走狗集團仍繼續對獄中同志進行野蠻的迫害，9月11日，反動派強迫樟宜黑牢中的同志在一間特設的“機廠”里進行操作（以往是刑事犯才被迫勞動），但獄中同志早已識破了這是反動當局進一步迫害政治對手的可恥行徑，所以他們堅決的不進行操作，爲此反動當局便對獄中同志進行殘酷毆打，而且把他們分隔開來，進行廿四小時單獨監禁（半小時沖涼除外），閱報權力也被剝奪，獄中同志自己原有的書籍也被搶走，連家屬的探獄權力也被剝奪殆盡。

反動派的這種迫害行動是有意

## 干擾廣播只是枉然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在當天正式開始播音了！她的成立是我國革命運動史上的一大喜訊，馬來亞人民無不歡天喜地，普天同慶。然而，這樣的一陣春雷，也驚破了反動派的胆，它們到處狂吠，禁止人民收聽“革命之聲”的廣播。但是，“革命之聲”的真理仍要繼續傳揚，而且傳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雖然反動派百般的恫嚇，但是廣大的馬來亞人民並不爲此而被嚇倒，只要“革命之聲”的廣播時間一到，人民群眾便聆聽着北方傳來的喜報，一些離鄉背井，遠離祖國而旅居日本、香港、北加里曼丹、中國、澳洲、英國、紐西蘭等地的同胞和革命人民也都跟馬來亞本國的人民一樣的關心和熱愛，他們都爲此而感到無限的光榮與自豪。

由於馬來亞人民自己的電台把人民的心聲越傳越廣，促使拉赫曼、拉扎克和李光耀集團的丑惡面目則更加暴露無餘了，這股強音更刺進了它們的心窩於是它們急壞了，恨不得把這眼中釘、肉中刺消滅掉，法西斯頭目拉扎克最近更是暴跳如雷，它拼命高喊要擴大它們的宣傳來反擊這股勢不可擋的強音，另

一方面，走狗集團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對“革命之聲”的廣播加以干擾，妄想如此便能阻止“革命之聲”的廣播。

但是，敵人越是反對的，人民越是擁護，所以“革命之聲”不但被阻擋不了，反而更加的宏亮，馬來亞各族人民反而更加的珍惜和熱愛她。奉勸帝國主義的走狗們：你們禁止不了，干擾又不得，所以還是仿效蔣介石匪幫，索性連收音機的耳機也禁止掉。

然而，我們要正告走狗集團：你們夢想扼住公雞的喉嚨叫黎明不要到來，但這只能證明你們的愚蠢、虛弱。“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馬來亞人民在英明的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要打倒拉赫曼、拉扎克和李光耀走狗政權，讓它們永世不能翻身。

### 喜訊

亞非作家常設局機關刊物《號召》英文版（1970年刊第2期），經加以刊登出我黨黨報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新年特刊《旗》版的編輯部文章“馬來亞革命文藝的新動向（一年來文藝鬥爭的檢討）”，同時並介紹本地的漫畫，這是馬來亞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一個喜訊。

### 慶中秋不忘革命

今年的中秋節似乎是不平常了！雖然在法西斯軍事統治和白色恐怖之下，但這並不影響馬來亞人民的革命紅心。馬來亞大陸的革命群眾自發地在鄉間到處舉行月光會，這些月光會有唱革命歌曲，講革命故事等節目，規模大者達一二百人，男女老少齊集一堂，勞動人民親如一家，其樂融融。在星島，革命群眾做了許多美麗而有革命意義的燈籠，送給兒童們過中秋佳節。燈籠有畫上毛主席的肖像、馬來亞共產黨旗幟和革命標語等等，五光十色，兒童們提着遊行，極美麗而又意義深長。群眾的智慧無窮，馬來亞人民時刻都緊記着階級的仇恨，在中秋佳節里也不忘革命。

### ☆ 補遺 ☆

本報上期第一版題目“‘不結盟！極鋒會議’應爲‘不結盟！極鋒會議與拉、李走狗集團’方合

對被扣者及家屬進行精神和肉體的虐待，蓄意打擊獄中同志的信心，企圖壓制獄中同志進行妥協而放棄反帝鬥爭，但是反動派的行動是徒然的，堅持反帝的獄中同志絕不會爲此而屈服的，我們全力支持獄中同志進行反迫害的鬥爭，李光耀走狗集團必須馬上停止血腥的迫害和無條件釋放我獄中同志。

另悉：爲支持毛主席莊嚴聲明的發表、支持印支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和反對李光耀走狗政權的法西斯“徵兵法令”示威遊行被捕而光榮坐牢的女同志她們目前是在樟宜黑牢中，食物非常惡劣，又沒有飲料，致使所有同志都體弱多病，消化不良，大便出血；有的已削瘦了十多磅，她們對此曾多次提出抗議，但獄方醫生置之不理。我們要向反動派提出最嚴厲的警告：你們必須負責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

### 徵稿啓事

十月十九日，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中國新文化旗手——魯迅先生逝世卅四週年。爲紀念魯迅先生的革命精神以及他生前對文學的巨大貢獻。陣綫報《旗》版決定刊登紀念魯迅先生的詩歌、雜文、散文之類的文章，謹望同志們熱烈投稿。

編輯部啓



# 工農兵熱愛 革命歷史歌曲

務。  
固無產階級專政服  
輝戰鬥歷程，為羣  
下的中國革命的  
大領袖毛主席領導  
命群眾重溫了在偉  
這些歌曲使廣大革  
命群眾的喜愛。  
爭時期，深受廣大  
歌曲產生於抗日戰  
重新發表了。這些  
填寫和修改歌詞後  
命歷史歌曲，經過  
進行曲」等十首革  
輝照耀下，「戰鬥  
階級文藝路線的光  
在毛主席無產

→ 冀中平原曾是抗日戰爭敵後根據地。這裏的人民公社社員，非常熟悉和喜愛反映當年人民子弟兵英勇戰鬥的革命歷史歌曲，他們在勞動間隙齊聲高唱，從歌詞中深刻體會毛主席關於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鼓舞自己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立新功。



→ 北京首都鋼鐵公司煉鋼廠的工人，在休息時唱革命歷史歌曲「大刀進行曲」。抗日戰爭初期，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高唱這首革命戰歌，奮不顧身殺敵人。今天，它仍鼓舞着人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